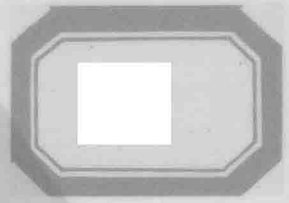


实验作品文献集





实验作品文献集

王邦雄
方昉
李山
冷宏

俞晓夫
高进
张健君
戴恒扬

王邦雄
方 昉
李 山
冷 宏
周加华
查国钧
俞晓夫
高 进
张健君
戴恒扬

目录 Content

实验作品文献集

前言 - 张培成	1
文 - 陆权	2
文献资料	
83年实验画展请柬	4
83年复旦大学贺词	5
83年实验画展开幕式照片	6
文件资料照片	8
抽象画、新形式与国情 - 黄可	9
十人实验画展追溯 - 闵希文	11
活跃上海美术创作需要消除阴影 - 黄石	12
画，不会都是成功的 - 张蔷	13
原83年阶段实验绘画展览作品目录	15
十人作品	
王邦雄	18
方昉	25
李山	34
冷宏	37
周加华	45
查国钧	56
俞晓夫	65
高进	73
张健君	82
戴恒扬	87
后记 - 徐克仁	91

《拾·20实验画展》前言

20年前的上海，在复旦大学曾办过一个绘画展览，尽管只展了一天半，而且报上也没有什么新闻报道，但在美术圈内却颇有影响，人们时时会谈起。这就是“1983年阶段绘画实验展览”。那是一群当时只有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的艺术实验。十年浩劫高压的窒息与开放初期的清风，让这些年轻的艺术家感到无比的畅爽，积压了的创造欲望如涌动的岩浆，喷发而出。然而那时刚刚提出改革开放，多年禁锢的思维惯性，使得人们已经不习惯这些只有新观念，新形式的东西，于是在“场馆要开会”的理由下被迫停展了。

现在的年轻人绝对是无法理解当时的境遇的，因为他们仅仅是采用了一些新的艺术手法，或是新的媒材，非具象的造型手法等所作的一些艺术形式规律的试验。正如他们展览的前言所说：“科学需要实验，艺术同样如此。”正是这些探索艺术科学的真的勇士，而今已在艺坛上站稳脚跟，当初的实验让他们都找准了自己的坐标。他们当年的实验在20年后的今天，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样式，甚而已进入国家美术馆的展厅与学生们的课堂。

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今天的艺坛上已经独领风骚，或在国际间重要展示中频频亮相，或是一直劳作于新艺术的前沿不息地创造着，也有的并未沿着他的实验方向而执着地画着具象的画，然而当年的实验却营养了他的肌体，使他的具象表现主义充溢着艺术的活力而生机勃勃。有的在中国的宣纸与西方的画布间游刃有余，语言的障碍已经退去，情感引领着他自由地漫步中西，有的自得其乐地用画笔回忆着当年黑土地上的青春岁月……

20年后的今天也是这十位艺术家在刘海粟美术馆举办《拾·20实验画展》，作为他们的朋友、同道，由衷地感到高兴，不由得感慨万千，社会的进步，政治的开明，当今的文化生态已经是今非昔比。昨天《新闻晚报》的头版头条大号粗黑体的标题是：“新版初中教材直面爱情。”说的是今年九年级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第二单元的主题被定为“爱情如歌”，选了中外的七篇有关爱情的文章。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18户农民灾荒后为了不坐等饿死斗胆“包产到户”订立了秘密协议“保证完成每年上缴公粮，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我们坐牢杀头也心甘，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这样利国利民的大好事，还要立下这样的字据。我想今天的年轻人是无法理解的。

今天他们的展览已经堂而皇之地在国家美术馆展览。我真的有点嫉妒当今的年轻人，他们一出生就有这样美好的生存环境。这个展览是他们20年人生的回顾，此次结集出版让我为这展览写点什么，作为他们的朋友、同道，这个展览又在我馆举办。我觉得也是对我的一种信任，身为他们的同代人对于这个时代，这样的—个展览发一些这样的感叹。今天的这个展览或许再也不会像20年前那样让人大吃一惊了，但今天的这个展览能这样平和地在刘海粟美术馆展出，却预示着明天会更美好。

张培成

刘海粟美术馆馆长

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

写给1983-2004阶段绘画实验展

一位三十五岁的画评家说:83阶段绘画实验展是老古董了。一位二十五岁的美术理论工作者说:什么是83实验展,我们不知道。因为找不到什么资料。往事如烟,如烟的往事是很容易被人忘却的。然而古人云:温故而知新。20年过去了,今天的青年已难以相像为什么一个自然的,正常的画展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1983年9月初,复旦大学教工俱乐部礼堂,九名上海戏剧学院师生与一名上海师大艺术系学生王邦雄、方昉、李山、冷宏、周加华、查国均、俞晓夫、高进、健君、戴恒扬举办了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展览。之所以特殊,倒并非他们本身的意愿,作为当时很年轻的他们从主观上讲只是想将自己的作品呈现给观众而已。但是当时的客观条件是不允许的。

1983年的某天,在上海的文艺会堂里十位青年画家的真情打动了在场的一位热心人,她将此情景描述给了她的老师,复旦大学的柳曾符先生。柳曾符先生的祖父是中国的博学鸿儒柳诒徵,他曾经在旧政府时期创建了南京图书馆,他撰写的《中国文化史》是权威性著作。柳曾符继承了他祖父博学多才、为人宽厚的秉性,他得知这群青年的苦衷后,便积极向复旦大学书画研究会推荐,将他们的作品在复旦展出,与复旦师生交流。

十位画家47幅作品虽然风格各异,但共同点一是抽象,二是为了追述和表现中国文化深厚的历史渊源。展览引起了方方面面极大的关注,真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画展给艺术前辈的是一种兴奋,颜文樑、黄宗英、林风眠、阿达、孟光等也兴致勃勃地前来参加并与他们合影,给青年画家以鼓励。

1983年12月26日的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上海美术家协会的官方评论家文章,指出:“近几年,忽然在一些美术工作者中时兴起抽象画。远的不说,今年九月间仅在上海出现的一个名曰《十人画展》中就有不少抽象画,例如题为《作品第44号》《聚,散》《时间,空间》《热能,信息》《幽默的瞬间》《成功的瞬间》《快乐的瞬间》《艰难的瞬间》等等,尽管有标题,却无法理解是在表现什么,因为实在找不到有明确的形象。表现手法也是怪诞的,看来似乎是油画,然而也用水粉色、丙烯色,甚至在颜料中嵌入一些石子、卵石、碎玻璃、废旧凹凸镜、以及有意将碎玻璃加高温熔成奇形怪状镶入画面……创作绘画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人民服务、给群众欣赏,那么,不仅要在内容上反映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真情实感,而且要创造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这样的绘画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引起群众的共鸣和欢迎。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搞抽象画的人——抽象画在我们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我奉劝搞抽象画的作者,特别是一些年轻朋友,还是树立起严肃认真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当时参展的俞晓夫回忆道:“由于文革刚过不久,极左的意识形态的

惯性仍然很大，画展又办在思想活跃、容易上街的复旦大学，很快，画展在开幕式即时被封，这时大家都有些紧张，又有些莫名其妙的亢奋，好像准备去做‘七君子’，但又怕做，现在看来，这一段往事一如同儿戏了。”由此可见，这群青年人办这个展览需要付出多大的勇气。

为什么这个展览最具有冲击力，历史为什么恰恰选择了他们做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因为这群青年身上具有顽强的人文精神和丰厚的艺术素养，是戏剧学院丰富的土壤抚育了他们。

1986年1月，闵希文在《生活周刊》撰写了题为《艺术在实践中进步》的文章，他说：“青年人的可贵，就在于他没有陈旧观念的束缚，勇于抛开一切偏见与习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他们在艺术实验中，依靠着土地和胸膛，渴望着做一个蓝色的梦。”要把艺术的“蓝色的梦”化为崭新的现实。同年九月黄石在文化艺术报撰文题为《三年前的〈绘画实验展览〉应重新评价》——活跃上海美术创作需要消除阴影。他写道：“一些同志认为，如果将《十人画展》放到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美术创作的背景上来观察，画展无疑是一次艺术观念更新的重要活动，它早于‘85美术思潮’两年，但是种种莫名的非难淹没了他在艺术上的价值与地位”。

有首歌唱道：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春风轻轻吹……时过二十年各行各业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十位画家仍然坚守着他们的艺术实践，用他们的作品向人们诉说他们的心路历程。

回顾83艺术展是否让我们懂得了一个这样的道理：年轻人的热情是应该永远得到鼓励和珍惜的！

上海美术馆馆员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学者陆权

2004年8月30日



陈彦彦
生于1943年，江苏昆山人。
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上海台美术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交通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自幼学国画、书法。曾受四年高等艺术教育。擅长油画、水墨、水彩和舞台设计。曾多次入选、入选上海市美术展览、进京、河南交流画展。



俞峰夫
生于1950年，江苏武进县人。
1975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学习，1978年毕业后进入上海油画雕塑研究室从事油画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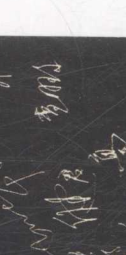
高进
生于1944年，浙江青山人。
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
受过五年高等艺术教育。
1980年刚艺术代表团赴美国访问。
画风古拙、淳朴、奔放、自然，能自出新意。



傅 翥
生于1955年，山东省鄄城人。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油画专业。
现任职于上海美术馆。



戴雪杨
1946年生，浙江奉化人。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执教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绘画教研室。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及应邀赴日本(横浜)展出，获1979年上海市美术创作奖，有的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八三年阶段 绘画实验展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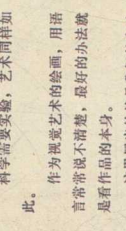
我，翩翩地走出乡间小道，来登艺术大厦之堂……。

我尊重别人，更尊重自己。

在静静地离开驱壳时，我感到真正的无知。

我认为，

我依靠着大地的胸膛，渴望做一个蓝色的梦。



王 邦 维
1946年生，浙江海盐人。
1963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留校任教。
现为上海戏剧学院戏剧研究室研究人员。



方 昉
生于1947年，浙江舟山人。
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艺术系，现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美术编辑。
擅长装饰美术，作品曾在报刊作推荐介绍。近几年来注重现代画风。



寒 山
生于1944年，黑龙江人。
1964年9月入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学习，196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现为舞台美术系绘画基础课教师。



冷 宏
生于1955年。
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会员。
现任职于上海中国画院。
作品曾在报刊杂志作评论介绍。部份作品还多次被选送各国展出。



周加华
生于1956年。
1980年7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版画专业。
现在上海农业展览馆任职。
擅长篆刻、油画，作品曾被展览、发表、介绍。



八三年阶段 绘画实验展览

我欣赏莫比乌斯圈中的哲理。

路，走过去，不能逗留……。

来了又去了，一切都是过程。

我对于我的作品，很难说出什么来。

我漫步在大千世界，寻求着自己的位置……。

原83年阶段绘画实验展览请帖

《八三年阶段绘画实验展览》
复旦贺词

你走进了世界的本质，不要以为只是玩笑。他们的每一块色彩、每一根线条，都没有一丝轻佻，但可以欢笑。我们的生活太沉闷了。不需要新的刺激？朋友，不必惊讶，更无需要猜测，这就是艺术、这就是绘画。

世界创造了人类，人类再创造一个世界。无论是什么主义，都打开窗户让自由的空气进来吧，这个天地，你难道不愿做主宰？不甘愿沉缅在中世纪的世外桃源。艺术贵在创新，需要热情，更需要勇气。难道你没有发现这十位作者火一样的热情，和那线条、色块间闪光的灵感。

站在画面前，有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我一样可以用自己婴儿般的双手去感触，用自己袒露的心腑去聆听另一个心灵的搏动。但愿大家都能在这儿领到一份圣餐吧。不过不能保证每位都能品味出其中的五味。“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之音，一针见血。

让我们步入这片正在开垦的处女地，尽情地呼吸一下清新的空气吧。

复旦大学书画会
1983.9.7



原83年实验画展开幕式照片

前排从右到左：李山、
孟光、黄宗英、颜文樑、喻
衡、林曦明、柳曾符、阿达、
张雅春。

后排从右到左：王邦雄、
张健君、方昉、冷宏、高进、
查国钧、徐克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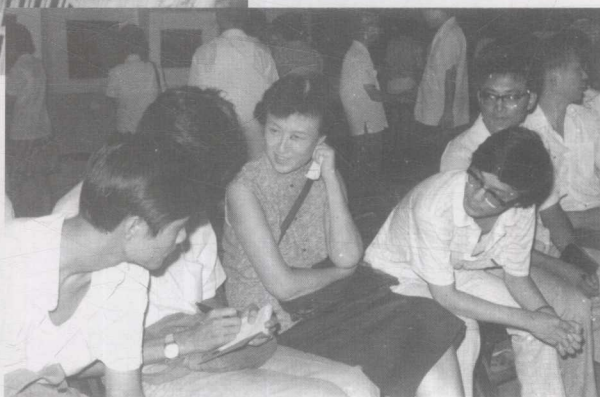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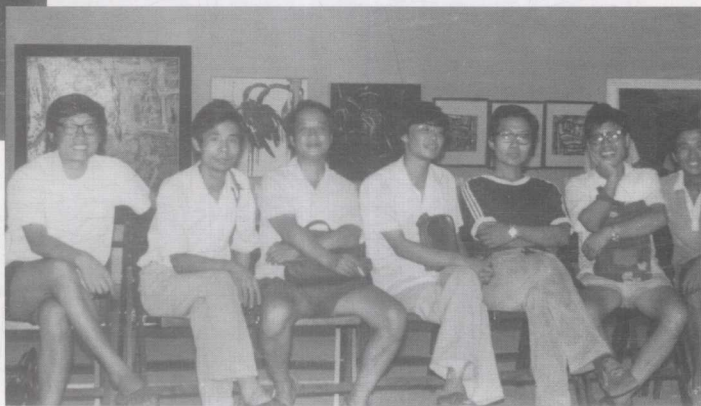
从左到右为颜文樑、黄宗英、孟光



开幕式当天观众签字



黄宗英与参观的复旦大学学生们



83年阶段实验绘画
展览开幕式的照片

左起高进、周加华、查国钧、冷宏、张健君、王邦雄

抽象画、新形式与国情

黄可

近年来，忽然在一些美术工作者中时兴起抽象画。远的不说，今年九月间仅在上海出现的一个名曰《十人画展》中就有不少抽象画，例如题为《作品第44号》《聚、散》《时间·空间》《热能·信息》《幽默的瞬间》《成功的瞬间》《快乐的瞬间》《艰难的瞬间》等等，尽管有标题，却无法理解是在表现什么，因为实在找不到有明确的形象。表现手法也是怪诞的，看来似乎是油画，然而也间用水粉色、丙烯色，甚至在颜料中嵌入一些石子、卵石、碎玻璃、废旧凹凸镜、以及有意将碎玻璃加高温熔成奇形怪状镶入画面。

为什么要“创作”这样的抽象画呢？一日探索新的艺术形式。二日运用自己愿意运用的艺术语言来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

我们不禁要问：这类怪诞的抽象画是新形式吗？否。不过是步人后尘、拾人牙慧而已。自从康定斯基（1866—1944年，生于俄国，主要美术活动在德国和法国）于一九一〇年创始和推行抽象主义绘画以来，在西方国家层出不穷地流行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抽象画已经七十多年了。所以，抽象画决不是什么新的东西了。至于运用自己愿意运用的艺术语言来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那本来是美术工作者自己可以选择和决定的。问题是，创作绘画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人民服务、给群众欣赏，那末，不仅要在内容上反映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真情实感，而且要创造出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这样的绘画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引起群众的共鸣和欢迎。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抽象画的人，就是压根儿不让群众看懂，当然群众不会欢迎这种“作品”，我们的报刊和出版社也不可能发表和出版这种抽象画，那只有作者自己去“孤芳自赏”，却要举办展览会，目的还是想给群众看，群众偏偏看不懂，在这些抽象画前打几个“？”之后，走过去了。这说明，抽象画在我们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我奉劝搞抽象画的作者，特别是一些青年朋友，还是树立起严肃认真地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深入到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火热生活中去，体察、感受、熟悉、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要求，然后才有可能创作出受人民群众欢迎的绘画作品。

当然，不提倡抽象画，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完全反对艺术中的抽象手法，例如在实用美术（如花布图案设计、商品包装设计等）上取用某些抽象性装饰艺术手法，我看是可以的。合理的艺术抽象，是有规律可寻的，是来自客观现实的概括。而抽象主义却往往是主观随意的抽象，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同时，我们还是主张提倡艺术创新，也不能把抽象画与艺术创新混为一谈。我们所需要的，是创社会主义之新，创为人民喜闻乐见，有助于人民获得美的享受、积极向上、精神振奋的艺术之新。

平时谈及抽象画，还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这不合中国的国情，所

以在中国不需要抽象画。这样的回答，显然不错。然而，抽象画在西方国家是否完全符合他们的国情呢？也并不尽然。近年来，我国一些美术家相继去西方国家考察、调查、研究，较多地看到了这样的事实：抽象画，在西方国家一般群众也看不懂，甚至讨厌。在一些抽象画展览中，观众寥寥无几，冷落得很。而在一些古典名画、现代主义传统博物馆中，观众常常客满，甚至出现排队现象。上海雕塑家张充仁同志在一九八一年去比利时访问，获知该国家官方已深感到，因为流行抽象艺术，美术界普遍不重视扎实的造型基础锻炼，所以已经在国内难以找到一名造型能力强的雕塑家。国家科学馆要为著名科学家塑像，只得以重金向国外聘请雕塑家。笔者在今年十月间，会见了丹麦一个大学的一位艺术史教授，在交谈中也得知，他们国家已经深感到要恢复造型艺术（包括绘画和雕塑）现实主义传统的迫切性，因为抽象画和抽象雕塑，无论对表现历史和现实生活都无能为力。我想，在我们国家那些盲目追求抽象画的作者，也应该由此获得启示，头脑该是清醒些了。

1983.12.6 《解放日报》

艺术在实验中进步——“十人实验画展”追述

闵希文

科学需要实验，艺术同样如此。

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用语言常常说不清楚，最好的办法就是看作品的本身。

两年前戴恒扬、李山、方、王邦雄、查国钧、俞晓夫、高进、健君、冷宏、周加华等十位中、青年美术工作者在上海复旦大学举办了一次“一九八三年阶段绘画实验展览”。他们办实验画展就是要改革陈旧的画风，吸收西方现代派的绘画技巧和表现手法，让自己的实验作品来表现自己的艺术观。这在当时是需要有何等大的勇气啊！

果然，“十人实验画展”刚展出了没几天，就因受到某种非议而被迫停展了。尤其有人对其中的一些抽象画提出了责难，一次可贵的艺术实验就不明不白地被取消了。

殊不知艺术的实验总孕育着新的创造和追求，艺术是无止境的，因此艺术也是在不断的实验中前进的。他们说“我，腼腆地走出乡间小道，来登艺术大雅之堂”，“我漫步在大千世界，寻求着自己的位置”，“路，走过去，不能逗留”假若他们没有对绘画抱着理想和憧憬的话，那么他们决不会有这种胆识。他们的实验，几乎都是出自一种求知的要求，一种对美的探索的愿望。他们十人都受过高等艺术教育，具有足够的写实能力和深厚的绘画基础，当然西欧现代派的美术大师对他们有所影响，但他们的实验作品主要的还是从民族的艺术之源中获得营养，倾注了青年人对时代的强烈的激情。

青年人的可贵，就在于它没有陈旧观念的束缚，勇于抛开一切偏见与习俗，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他们在艺术实验中，“依靠着土地的胸膛，渴望着做一个蓝色的梦”。要把艺术的“蓝色的梦”化为崭新的艺术现实，“十人实验画展”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当然这一步不可能十全十美，甚至可能是幼稚可笑的，但他们毕竟给当时因循守旧的画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两年后的今天，在社会各界支持下成立的“现代文化角”上，有人就充分肯定了“十人实验画展”，这又一次说明了历史在前进，新的艺术手法和风格的出现最终总会被人承认的。我们相信，这十位有勇气在实验中摸索的中青年美术工作者，一定会创出具有东方人氣质的新的艺术风格来，给我们的时代带来新的审美理想。

1986.1《生活丛刊》

活跃上海美术创作需要消除阴影

文化艺术报记者 黄石

三年前的《绘画实验展览》应重新评价

本报讯 一些青年画家和关心美术事业的同志指出，上海美术界要创造宽松的环境，鼓励和活跃艺术探索，繁荣创作，振兴上海的美术事业，有必要消除阴影，对三年前引起轩然大波的《绘画实验展览》作出公正的评价。

一九八三年九月初，一个题为《八三年阶段实验绘画展览》在复旦大学教工俱乐部开幕。因为参加展览的是上海近几年来较有成绩的十位中青年画家，所以又被社会称之为“十人画展”。他们是：上海美术馆健君，油雕室俞晓夫，戏剧学院戴恒扬、王邦雄、李山、上海画院冷宏，文艺出版社方昉、儿童艺术戏院查国钧、杂技团高进、农业展览馆周加华。作者的本意是让美术走出美术家的小圈子，进行跨学科的学术交流，了解从事文史哲与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士对美术的意见。这种摆脱美术的自我局限的行动，走在当时全国美术界的前面。

作者提供的四十七幅作品在艺术语言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采用了一些新的艺术手法，例如复合材料的使用，非具象的造型手法等，因此造成了较广泛的社会影响。

但是画展刚开幕，就被说成是上海的“星星画展”，并与西方现代派哲学挂起钩来，有人沿用七四年“批黑画”的“黑野怪乱”来描绘作品，对画展的批评一开始就超出了正常的文艺批评的范畴，两天以后，画展场地被“用于开会”而封闭。一次正常的艺术探索活动就此被看成异常的“政治动向”，被视为美术界“污染”的典型。本市某报还发表署名文章，对画展直接点名批评。

“十人画展”暴露出来的美术批评缺乏善意、不讲平等、不讲艺术民主的倾向，在美术工作者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使他们艺术探索 and 创新的积极性受到了挫伤。

三年来的艺术实践证明，这十位画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出了带有突破意义的探索。此后他们的作品在全国与本市的多次美展中获奖，并得到美术界的认可。

一些同志认为，如果将“十人画展”放到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美术创作发展的背景上面来观察，画展无疑是一次艺术观念更新的重要活动，它早于“八五美术思潮”两年，但是种种莫名的非难淹没了它在艺术上的价值与地位。

现在是到了重新批评这次画展的时候了。

1986.9.5 《上海文化艺术报》

画，不会都是成功的——《绘画实验展览》

张蔷

《八三年阶段·绘画实验展览》是上海十位中青年画家在复旦大学教工俱乐部举办的一次小型画展。他们在前言中提出：“科学需要实验，艺术同样如此。”很明显，这是一个既普通又深刻的道理。尤其是中青年艺术家们探索艺术的锐气和踏实的创造精神，更有理由得到社会舆论的鼓励与支持。何况，他们艺术探索的兴趣并不局限于几个朋友或美术界的小范围、小圈子里，而有意于“进行跨学科的学术的交流，了解从事文史哲与自然科学研究人士对美术的意见”。这也许是他们的展览场地选择在复旦大学校园里的缘由之一。

王邦雄、方、李山、冷宏、周加华、查国钧、俞晓夫、高进、健君、戴恒扬等十位画家提供了47幅作品，综观他们的表现方法、艺术语言不尽相同或相似，然而都力求以新的视角新的语义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同时也吸收了欧洲现代画派立体主义最先使用的在画面上加进固态物质的手法，如玻璃碎片、卵石和凹凸镜等等；在传统的油画里，间用水粉色和丙烯颜料，以求新的艺术效果。以每位画家的作品而论，诚如果展览会总标题所示，这次展览里固然不会有惊人的传世杰作，他们是在实验，求前进，但可以肯定他们每一个人都在1983年踏出的艺术之路上的一个个脚印，是一种真实的记录。尽管到了三年后的今天，他们在艺术上已有了各自的程度不一的长进，但是，也不能忽视自己曾经走过的路。换言之，他们之所以有今天的水准，正是对先前的艺术探索的继续、修正或部分扬弃的结果。

这个实验展览仅展出两天，因为教工俱乐部被“用于开会”而停展。

从多数是大学生观众的意见看，他们一方面钦佩“这些绘画实验者的勇气”，呼吸到了“新鲜空气”，另一方面又无法理解油画布上出现了真正的玻璃碎片、透镜、甚至卵石……这种既感到新鲜又不理解的心态是极为正常的，正说明大学生们欢迎艺术风格的新的尝试，又对现代艺术存在相当严重的隔膜，可见，艺术界的长期封闭状态需要打破，更迫切地需要在当代大学生中介绍世界艺术。

可是，事态的发展出乎意料之外，不仅画展被停，而且不久遭到批评。本地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以批评“抽象画”为名，全盘否定《八三年阶段·绘画实验展览》，文章说“抽象画在我们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我奉劝搞抽象画的作者，特别是一些青年朋友，还是树立起严肃认真地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云云。在引述丹麦一位艺术教授认为抽象绘画和抽象雕塑，无论对表现历史和现实生活都无能为力后，作出结论：“我想，在我们国家那些盲目追求抽象画的作者，也应由此获得启示，头脑该是清醒些了。”这篇批评文章鲜有任何说服力，因为它将艺术形式的探索看得太简单，没有必要的。并极其简单化地把艺术形式、风格的探索与“群众”、“人民”一类词对立起来，因为大多数群众、人民难于接受，因此抽象艺